

【真情】

## 梅花开了六朵

□耿艳菊

年前的一天,夜已经很深了,手机突然响起,是六叔打来的电话。“老梅树开花了,开了六朵!六朵啊……哈哈!”却是祖母的声音,洪亮有力,每一个音调里都是喜悦和激动。原来是老梅树开花了,悬着的心放下来。深夜里亲人的电话总让人莫名紧张。

祖母喜欢梅花,自我记事起,那棵梅树就长在她的窗前。祖母有六个孙女,她给孙女们取名,每个人的名字里都带着一个梅字。小时候,我们六个女孩子总爱到祖母的院子里玩。在我们眼里,我们的祖母和别人的祖母不太一样,她讲究、干净,散发着淡淡的薄荷香,喜欢养花,会做鲜花糕点,会给我们扎好看的辫子。

我们簇拥着祖母,邻人看到了,都说祖母好福气,这六朵花长大了,祖母享不尽的福呢!事实上,我们六姐妹长大后,没有一个人留在小镇陪伴祖母,都走得远远的,似乎大家总有忙不完的事,一年两年见不上一面也是常事。

祖母最疼的是小堂妹喜梅,她是六叔的女儿。六叔在镇上开了一个小饭馆,既是老板,又是大厨,又是伙计,忙得脚不点地,没工夫管喜梅。喜梅就一直跟着祖母生活。

喜梅不喜读书,高中没读完,就离开小镇到很远的城市打工。后来,她在那个城市找了对象,要远嫁他乡。六叔坚决不同意,希望她能嫁到镇上,还托人在镇上给她找了一份体面又清闲的工作。六叔只有喜梅一个孩子,早年和六婶离婚后,就一直没再成家。

六叔以断绝关系威胁也没有动摇喜梅的心意。六叔脾气犟,喜梅脾气更犟。祖母为难,看着父女俩闹得不可收拾,就悄悄做主,同意了喜梅的婚事。喜梅和新女婿带着大兜小兜的礼品,乘火车、换汽车,千里迢迢来小镇走亲戚,六叔硬是把他们轰了出去。

从那以后,喜梅再也没回过小镇。喜梅平日里只与姑姑联系。她给祖母买的衣物和吃食都寄给姑姑,也给六叔买,但从来不让姑姑说是她买的。我们在祖母和六叔面前从来不敢提喜梅,一是怕祖母伤心,二是六叔提起喜梅就发脾气。

不久前,姑姑实在不忍心,就告诉了六叔那些衣物吃食的来处。在姑姑的斡旋下,喜梅和六叔之间的心结慢慢打开了。

过年前,喜梅给六叔打电话说,他们一家三口要回小镇过年,喜得六叔语无伦次,关了小饭馆的门就往祖母的院子里跑。祖母正没胃口吃饭,听到这个消息,竟连吃了两碗饭。饭后,祖母和六叔围着火炉说起了往事,沉浸在喜悦和往事里竟忘记了时间。坐得久了,六叔站起来活动筋骨,推开门,深沉的夜色里飘起了雪花。六叔扶着祖母到院子里看雪,88岁的祖母耳聪目明,一眼就看到了老梅树上的点点粉红。

自从喜梅出嫁后,祖母窗前的梅树再也没有开过花。喜梅要回小镇了,老梅树也喜笑颜开。不管是不是因缘巧合,老梅树上的六朵花,让祖母联想到她的六个孙女,一个个从南海北的,多年没有聚到一起了。说着说着,她流起了眼泪。

六叔慌了,也顾不得很晚了,就一个个给我们打电话,说祖母想我们了,问我们回不回小镇过年。我上个月刚回过小镇一趟,但我告诉六叔,一定回去和大家一起吃顿团圆饭。和喜梅有三年多没见面了,别的堂姐妹也有的三五载没见过。平常大家为生活东奔西跑,也只有这样的日子,能让我们心安理得地放下尘世的奔忙和追求,安安心心坐下来,和亲人们吃一顿饭、喝一杯茶,叙叙旧、谈谈天,感受人世间的温软和清闲。

那天,我披着外套,站在桌前,急切地扒拉着手机,订好回家的车票,才算安心下来。外面的夜色深沉浩瀚,但人间情深,想到相聚的美好时光,那深沉静默的黑夜,那浩瀚无垠的天宇,涌动的是心的暖流和亮光。



【世相】

## 穿马扎绳的老人

□张维明

于老汉坐在巷口的老地方,嘴里叼着一根烟,一副悠闲自得的模样。马扎旁边,放着那个装工具的红色提兜——一个原本装酒的旧袋子。紧挨着的还有一个黑塑料袋,系着的扣子还没解开。

不远处商铺门口空闲处的树荫下,一溜摆着两个扑克摊、一个象棋摊。每个摊子都围了一圈闲人。只要马路上没有汽车驶过,清脆的甩扑克声和象棋的落子声就传过来。

我跟老汉打招呼:“这会儿没有活?”“闲着,吃烟,引躁。”老汉哈哈一笑,说:“他们打扑克下棋是引躁,我穿马扎子是引躁,吃烟也是引躁。”“引躁”是一句方言,有排解寂寞无聊和消遣的意思。

这两年,我多次在他的摊子前驻足,虽然每次都时间不长,问答也不过三言两语,“引躁”一词却一直在耳畔萦绕,这词就像一根线似的,把我多次和老汉简短交谈的零碎片段给连接成了一个短篇。

老汉今年81岁,西南山里人。几年前老伴走了,儿子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家,就接他到城里和自己一块住。一个在山里种了一辈子庄稼的老庄户,乍住到高楼上,感觉要多别扭有多别扭。儿子儿媳上了班,他在家闲得慌、闷得慌,每天吃了饭,就提着马扎子下楼,蹲在小区外打扑克、下象棋的摊子前看热闹。一天,一个打扑克的老头的马扎子绳断了,嚷嚷着不知道哪里有穿马扎绳的。于老汉一听,心动手痒,说你买好绳子,我试试。过了几天,当众就把马扎绳穿好了。众人一问才知道老于心灵手巧,会石匠、泥瓦匠,会扎纸草……穿马扎绳不过是小菜一碟,十五六岁就干得很熟练了。

从此,不断有人拿着坐坏了的马扎让他给穿绳,他也乐意帮忙。口口相传,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里有一个穿马扎绳的于老汉。有人甚至刚买了新马扎,嫌绳子是塑料的,易老化,不结实,就拿来让于老汉重新穿新的。

“儿子不乐意,劝我好好歇着,别自找累受。我说就是引躁,由着性子做,累不着。多动动手动动脑,人家说可以防止老年痴呆。”

“后来找的人越来越多,旁边的老伙计们说,你年纪大了,义务干,找你的也不好意思,还是收点钱,两边都好。听了大伙的意见,我就收费了。”

什么价格?“用我的绳,十五个眼的,一个五元;十三个眼的,四元。自带绳子,三元和两元。”穿一个马扎,花费近一小时。有人说不到一支冰糕钱,太便宜。老汉说,够自己一天吃馒头的钱,可以了。

“不图挣钱,图个引躁。”这一引躁,就是四年多。巷口的这块空闲处,成了老汉的固定阵地。

和于老汉闲聊,零零碎碎地,还让我长了不少关于马扎的知识。譬如做马扎的木料,老汉告诉我,过去农村人最喜爱的是用枣木做的马扎,不加颜色不上漆,自然红,坐上几年,油光泛亮。上好的枣木料做的马扎,有传坐几辈子的,传家宝似的。不过,枣木也有缺点,它硬,但是少筋、脆,容易断裂。如果木料上有疤,必定早断。现在市场

上卖的马扎大部分是洋槐木料,这种木头有韧性,结实,价格便宜。至于现在很受推崇的作为礼品赠送的红木马扎,老汉摇着头说,档次是高,价格太高了。关键是名曰红木,大部分是冒充的。

至于穿马扎的绳子,老汉说,过去讲究的都是用牛皮条,结实光滑,坐着舒服。但牛皮的怕折叠、怕雨淋。不讲究的,用麻绳,也得用好麻,还得是三股搓的,不然不禁坐。他现在用的一种窄带子,大约有一厘米半宽,黑色,本是做拉链用的。老汉用手扯给我看,说这种带子结实得很,是专门批发的,价格便宜。现在来找他的,基本没有自带绳子的,都是用他这种带子。但是,也有例外。一天,我发现老汉正用一种淡绿色的带子穿马扎,就问他怎么换了这种颜色的,老汉叹口气说,一个顾客要求用颜色新鲜一些的带子,他一时买不到,两个马扎在他家里放了二十多天了,昨天孩子才从网上买了一些新鲜颜色的带子来。老汉说,你看看,这种带子又薄又窄,论结实,比黑色的那种差多了,不过,有人就喜欢这样的,没办法!

多次听老汉夸赞儿子儿媳孝顺、孙子孙女出息。看得出,老汉的晚年是幸福的。但穿马扎绳,让老汉衣食无忧的晚年生活过得更充实、更快乐了。闲暇无忧,本是一种令世人追求的奢侈品,可当它过于富裕时,如何来消费,就成了一个大问题。不得不说,于老汉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庄户人,但在这一方面,又是一个令我佩服的极具生活智慧的人。

过了一个多小时,等我原路返回路过于老汉的摊子时,见他正忙着,地上放着几把待穿的马扎,手里的一把穿了快一半了。我没急事,索性站下看热闹。

他那不多的几样工具都搁在地上,随手拿放。剪刀、水果刀、环锥、老虎钳子、锤子各一,穿带子的长针,弯弯的,双股,银光闪闪,不像是一般的铁丝。一问,才知道是他自己用织毛衣的长针自制的。他每穿好几道绳,就停下来,两手掐着一根带子,把马扎两头都量一量,调整松紧度。老汉说,两头一样宽,这是最重要的,千万不能弄成一头宽一头窄了。

一会儿,一把马扎终于穿好了。老汉把马扎折叠了几次,非常满意地往地上一放说:好了!赶快上厕所去!起身奔公厕而去,腿脚轻便,一点不像八十多岁的老人。

一会儿,老汉回来了,手里提着刚捡的一个近一米长的塑料喇叭,红黄绿三节。他一边走,一边摇头晃脑把喇叭吹得呜呜响,“哈哈,这么好的喇叭,就扔到垃圾桶里不要了。现在的年轻人!”

“你就吹这喇叭做广告吧!”有人打趣说。

“你还别说,过去进村招揽买卖的,都得弄出点动静来。货郎摇货郎鼓,卖豆腐的敲梆子,铁匠支上炉先叮叮当当敲一会儿响锤……咱这活还不值得吹喇叭,不过是引躁。”他把喇叭放到地上,又忙活起来。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从他身后蹑手蹑脚地走过来,悄悄抓起喇叭,呜呜吹了两声,然后扔下喇叭,扭头就跑。

老汉大声喊道:“吹吧吹吧,别跑别跑!小心别跌倒了!”

【浮生】

## 曲作于重症监护室

□王奕君

父亲住进重症监护室的时候,自己还不知道,他的时间不多了。

步入老年的父亲,喜欢一个人待在屋子里,经营他的爱好。他的爱好太多了,比如国画、油画,比如漫画、写作、作曲……父亲一向得意于自己的多才多艺,可有时又很遗憾:为什么就一事无成呢?后来,他总结出了成功的秘诀:用心要专。所以,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国画上。我想,人对于“生”的贪恋,都源于在时光的后面总有各式各样的希望存在着,这跟年龄无关。

正当父亲在创作上志得意满的时候,他查出了肺癌。因多处扩散,呼吸困难,他住进了重症监护室。很快,浑身插了好几个管子。

我听见心里有一座大山轰然崩塌的声音。那么,父亲呢?父亲用探寻的目光看着我,可能是想问,“我还能活多久?”但最终,他没有问。

那天我去探视时,他说要个小本儿,还有铅笔、橡皮。他解释说:“这儿挺清静,可是不让下床。我想来想去,能躺着做的,只有作曲了。”又抱怨道:“让你写点歌词,你也不上心。”

隔天我再去时,他拿出小本子——他给马致远的《天净沙》谱了曲子,右下角写着“曲作于重症监护室”。他说,因我不合作,他只好求助于古人。

他把这个小本子给我时,在手上晃了晃,得意地说:“嘿,给你,你也看不懂。”我逗他说:“那你给我干吗?”他茫然地看看我,没有回答。

我知道,从查出病到住院,身体的痛苦和内心的恐惧迫使他想办法转移注意力。虽然他嘴上总是轻描淡写,还跟我开玩笑说:“我争取一天写一首,住一个月,就能写三十首。你说,我这算不算大器晚成?”

“是有点晚,更何况,你也没成啊。”我们彼此看着,都笑了。

出了门,我的眼泪汹涌而下。紧紧攥着那个本子,仿佛攥住的是父亲生命中最后一点光亮。

晚上,我打开电脑。以前我写过一阵子歌词,加了一些词曲创作的群,我挑了一个看着可信任的人,加了好友。那个朋友很热情,当晚就找人唱了并发来了录音。

我把录音给父亲时,他如获至宝,一遍一遍地听,看着他的笑容,仿佛有一种前途无量的光明感。可是,静了一会儿,他又感叹道:“唉!这一病,好多想干的事儿,都来不及了。”

后来,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,他经常昏睡,经常出现幻觉。可他只要清醒,就会紧紧握住我的手。他的眼里,总闪着泪光。

他不再调皮地自夸,不再提那首曲子,也再没机会写第二首,直到一个月后,他去世。

整理父亲的遗物时,家里就像个博物馆,成卷的国画、大大小小的油画框,还有几大本小说的素材、写了一半的随笔、没画完的漫画,抄写工整的名家名曲……我守着所有的半成品,像许多挖了一半的井,仿佛又听见父亲的叹息:“我想干的事儿,都来不及了。”

父亲总说,我是他生命的延续,也是他那些爱好的延续。可我不信“延续”之说。人生的一切苦乐酸甜,都只能是自己的。每个人要做的事,也只能在自己这一生里完成,不论生命长短。

我也不信天堂之说。但此刻,我真愿有天堂,让父亲带着他所有的爱好,在那里过得从从容容,过得充实、满足、安好。